

乡间山莓

王光龙

春来草木葳蕤，如髻发疯长，在丘陵上蔓延开去，一派蓬松密实之感。天地苍茫，深入田野，仿如陷入绿色泥沼中，一会儿便不见了身影，只有草木摇摆，人声嚶嚶在侧。

我站在田野里，被浓密的草木包围，就像置身于深水潭中，心生惶恐。好在微风吹拂，草木低眉，田野平畴隐约可见，浸染过草木气息的风，让人顿觉清爽自在，汗津自干，听觉也愈加清晰。风吹草叶的“嘶啦”声，草虫在叶间跳跃声，还有那汨汨的流水声。我拨开草丛，便见到丘陵间的细窄沟渠，一泓溪水，潺潺有声，如一匹白绢从沟渠中滑过。溪流之上，忽现一株山莓，刺藤绿叶红果，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山莓，又叫树莓，乡间亦称“山泡子”或“泡儿刺”。在我的家乡，此莓既不生于山，也不长于树，而是扎根溪谷旁，藏于荒草中。山莓株小梗细，叶片有柔毛，卵状披针形，果实却红艳似血，表皮龟裂，颗粒如石榴籽，粒粒聚集成莲花蕾状，拇指大小。这是一道大地上的美食，青叶结满石榴红，就一株株地立在田野上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与品尝。

事实上，发现这一株山莓的是母亲。

在荒草密布的田埂斜坡处，母亲顺着溪流的方向，开挖了一方菜园。四面开渠，一水护田，种植丝瓜、豇豆角、玉米等高杆攀爬植物，既利用了边缘角落，又成了天然的篱笆。这是一处隐蔽的菜园，紫茄、西红柿、红薯、香瓜……菜品齐全，瓜果飘香。常引得田野上的野鸡、野兔和黄鼠狼来刨食，就算是附近村庄的家犬和散养的鸡也会时不时地来光临。母亲每次在田间干完活，总是会转到这片菜园。她从草窠里找出她藏匿的废弃镰刀和锄头，把动物们刨出来的土重新培好，修建菜架，再摘几颗西红柿或者几根黄瓜放在布兜里，再重新藏好镰刀和锄头。

母亲从菜园里抬起头来，揉揉酸痛的腰，目光从眼前的玉米秸秆处移开，眺望着碧波荡漾的田野。风呼呼地吹着，她的头发被吹得凌乱。她擦了一把汗，跺了跺脚，层层泥土从鞋上抖落下来。

她决定回去，扯着一束野草，翻上一田埂。在田埂上，她停住了。在青的草、绿的叶之间，她看见了那一株山莓。红果如狡兔的眼睛、夜里的灯笼，从刺藤中冒出，鲜艳欲滴。母亲一阵惊喜，她试图徒手探入那堆刺藤中翻找，摘下那颗山莓，就像捡拾掉落草窠中的红宝石。她粗糙的手背被刺藤刮出了细小的纹路，冒

着血丝。母亲没有顾及到这些，她从棉花枝上折下一片叶子，把这些山莓包好，放在口袋里，心满意足地往家里赶。

日暮之时，母亲像摊开手帕一样向我摊开了一个叶包，滚出了几颗山莓。我自然欢喜，还未等母亲把这些山莓清洗干净，我已经口角生津。捏一粒入嘴，遇齿即破，浆汁迸裂，满口酸甜。

在尝食了母亲带回来的几颗山莓后，我便向往着那片田野，期望找到那株山莓枝。从此，每次母亲去田地，我都乐此不疲地跟着去。空旷的田野，没有藩篱的地域，禾田青葱，野花或紫或白，虫蝇飞舞，野禽闲鸣。有可啖食的草根菜叶，可卧可坐的蒲草，还有沟渠里的灰白水虾，红螯螃蟹和“嗖”地一下就溜进草丛中的水蛇。这些令人心生好奇的田野生灵和植物，让我痴迷不已。

这是属于一个乡间孩童的童话世界，也是父母的饮食之所。山莓颗小如弹丸，野外荒草浓密，不易被人发现，在青草茵茵的田野上独自孤芳自赏。顺着母亲的指引，我找到了那株山莓。颗粒已剩下不多，叶片有些枯黄，还有几枚青果，半红半青。在这田野之中，爱食山莓的不仅是我，还有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飞禽走兽。在我藏身于草丛中采摘山莓之时，母亲已经在田地间劳作。一大排青芦苇遮挡了她的声音和身影，我只听见锄头捶碎土块的“咚咚”声，芦苇引来一阵凉风，也夹着泥土中的湿味。

我把熟透了的山莓摘下来，攥在掌心，留下几颗青嫩的，把藤叶覆盖好，待下次成熟之时再来采摘。我弓着手指，山莓像是躺在小山洞里一样。我轻声呼唤母亲，想让她尝一尝这几颗新鲜的山莓。

风呼啦啦地吹来，我的声音又被吹了回来。我透过荒草的缝隙，隐约看见母亲低着头，仿佛她的眼里只有这硬邦邦的土地。我静静地站在田野的风中，四望空寂无人，甚至连鸡犬声都不闻，只有风呼草应，蝇蚋鼓噪，在耳旁扯锯般地来回，一只青蛙从草丛跳到水里的声音把我吓一跳。母亲敲打土地的声音，也一点点敲打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让我藏无可藏，避无可避，只能呆呆地站着。我的掌心开始冒汗，生怕压碎了这几颗柔软易碎的山莓。日渐熏黑，景色漫漶，母亲挥舞锄头的声音愈加仓促，我偃卧在青草上，眼皮耷拉着，手中的山莓滚落到草上，惊起了一只青绿的蚱蜢。

风冷了些，青蛙开始聒噪，苍茫的田野上，一个孩童伴着一株山莓而眠。

山行
苗青
摄

山中半日

李树侠

是一条乡间的小路将我们引到这里。之前漫无目的随车游荡，直至走到村子的边缘无路可走了，我们才拐到这一条道上。

路边的树，往深里绿着。透过窗外望去，有的在一步步退去，有的又一步步迎来。这好像我们的生活，总有人决绝地呼啸而去，又有人怀揣好奇迎面而来。

四月的天空辽阔而深邃，大朵大朵雪白的云堆积在蔚蓝的天宇。从山脚仰望，有几朵厚软的白云，似乎凝固了，软软地搭在山顶的树梢，而一低头，脚边那口浅浅的池塘，又将它们扯下来，丢进绿幽幽的水面上。

池塘的对面就是一大丛金樱子，远远的，雪白一片。我努力想靠近它，想将她热烈开放的样子拍下来。

一棵鹅掌楸拦住了我的去路。

可能是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树字，所以我对世上所有的植物都倍感亲切。我常常长时间站在树下端详它们的枝干，它们的叶子，仔细闻它们的味道。它们长久地站在那里，不管是风口还是低洼处，土地是否贫瘠，总是那么安静，超然，似乎对一切了然于胸而又坦然应对。我有时觉得我的来历我的前生今世它们都知道，甚至我想说什么，它们也都明白，痴想得久了，觉得自己就是树的一部分，也有了它的质朴和平和。而我又是笨拙的，总是记不住它们的名字，记不住在哪里见过它们，我曾为此深深苦恼，似乎是自己辜负了它们。

面前这棵鹅掌楸，亦是我从手机里知道了它的信息。

此时日头略略偏西，树上鹅掌状的叶片，托着一层泛着油绿的光，在风中簌簌作响，就像一个顽童一刻不停地拍着手掌，如果仔细听，还能听到一两声咯咯地笑，真是有趣。仔细端详，在阔大的叶片间，有豌豆大的青果顶出来，圆溜溜、虎生生的，好看极了。可能是见多了乡下风物，而自己又词穷，现在我一看到美好的东西，就要用好看来形容。我真的觉得世上美好的东西，也只有这个词才能配得上。人也是！

鹅掌楸是好看的，站在树下的人也是好看的。

一阵鸟鸣从树丛中传来，那叫声我非常熟悉，是斑鸠，也有鹧鸪，都是我从童年起就喜欢聆听的天籁之

音。这些鸟似乎闲得很，也浪漫得很，你叫一声，我应一声，有的蹲在树上叫，有的躲进草丛里叫，把寂静的山林叫得风生水起，把缓慢的步子也叫得急促起来。像是有什么拽着似的，就想着往野花最繁盛的地方去，就想着把自己也放倒在山上蓬乱的草丛里。

路边的野花真多，多得让你数不过来，这儿一丛，那儿几簇，这边的开在石头缝里，那边的挂在碧青的松树上，有低着头沉思，有将脸面扬得高高的傲慢的样子，也有的鼓起腮帮子，仿佛要将响粉色的小喇叭吹上天，还有的什么也不顾，只是一个劲儿的香。深紫色的韩信草，雪白的金樱子，扣子大小的野山楂花，碎雪一样的六月雪……我都数不过来了，手忙脚乱地端着手机一个劲儿拍。

其实我是个非常胆小的人，走在乱坟堆里，一旦脱离了同伴的视线，就异常害怕，即使有那么多花开在身边，有大片的阳光落在身上。我一边走着，一边频频回头，张望那个藏在树荫里的人。有时想想，不管在哪里，总有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人，该多么好。管他是伴着走一程，还是将一条道走到终点？可是有时又觉得自己过于自私，该走的总要走，有多少人能忍住冷清跟你相守于这一山寂寂呢？

昨日刚刚下过一场透雨，空气里除了花的清香，还有腐烂的落叶的气息。是的，这是一种历经了很多风雨和苦难的衰败的气息，一种寒凉得令人想流泪的气息。只有侧身让过扬着清明花的坟头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凝视一条虫子的尸体时，你才能闻得到。

此时，我想到了死亡。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尤其在这鸟语花香的山中，我刚刚好起来的心情灰败了，像头顶着一片绝望的乌云——我毫无理由地放任自己去忧伤。

从山的怀抱里慢慢地挣扎着退出，我发现自己的脚步失去了来时的轻盈。拖着长长的影子，我是一步一回头。

我是如此爱这个让我充满想象的美丽又恐惧的地方，我相信自己一生也忘不了这场不期而遇。

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，会不会有人把我也埋在寂寞的开满野花的山林。

我知道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永远不会得到答案。

恍惚间，太阳已经一点一点沉下去。